

丁玲 张兆和 黄宗英
李银河 徐晓 迟子建
陆小曼 许广平 韩菁清
冰心 文洁若 梅志
新凤霞 王映霞 胡絜青
张允和 蔡东○编

FUQI JI

张辛欣
王安忆
蒋子丹

夫妻记

她眼中的他
TA YANZHONG DE TA
张允和
廖静文
方蕤
尤今
陈丹燕
苏青
毕淑敏
张辛欣
王安忆
蒋子丹
素
魏
周洁茹
苏瓷窑
苏冰
冰心
张允和

苏青
韩菁清
张允和
陆小曼
王映霞
蒋子丹
素
魏
周洁茹
苏瓷窑
苏冰
冰心
张允和

丁玲
李银河
徐晓
迟子建
石评梅
张辛欣
梅志
黄宗英
李银河
徐晓
迟子建
石评梅
张辛欣
梅志
新凤霞
许广平
韩菁清
文洁若
新凤霞
许广平
冰心
文洁若
新凤霞
许广平
黄宗英
李银河
徐晓
迟子建
石评梅
张辛欣
梅志
中国妇女出版社

张兆和 徐晓 毕淑敏 新凤霞

中国妇女出版社

夫妻记

藏东
中華書局影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夫妻记 / 藏东编 .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 10

ISBN 978 - 7- 80203- 598- 0

I. 夫… II. 藏…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6814 号

夫妻记

编 者：藏 东

责任编辑：万立正

装帧设计：吴晓莉

责任印制：王卫东

出 版：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 话：(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160 × 230 1/16

印 张：16

字 数：23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 - 7- 80203- 598- 0

定 价：25.00 元

丁玲 / 不算情书 3
致胡也频（1930年） 9
张兆和 / 多远的路程多久的隔离啊 12
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片冰 14
《从文家书》后记 16
黄宗英 / 我与赵丹 17
存之天下 23
闲说亦代 28
李银河 / 《绿毛水怪》和我们的爱情 31
致王小波（1978年） 34
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悼王小波 37
徐晓 / 永远的五月 41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 62

目 录

CONTENTS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

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片冰？为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

丁 玲 / 不算情书	3
致胡也频（1930 年）	9
张兆和 / 多远的路程多久的隔离啊	12
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片冰	14
《从文家书》后记	16
黄宗英 / 我与赵丹	17
存之天下	23
闲说亦代	28
李银河 / 《绿毛水怪》和我们的爱情	31
致王小波（1978 年）	34
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悼王小波	37
徐 晓 / 永远的五月	41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	62

迟子建 / 春天最深切的怀念：悼世君	79
尼亚加拉的彩虹	85

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

不论将来要冒多大风险，吃多大苦头，我也豁出去了，决定与你携手前进。

石评梅 / 墓畔哀歌	91
陆小曼 / 《爱眉小札》序	95
许广平 / 最后的一天	99
韩菁清 / 流泪与搬家：梁实秋教授逝世一周年纪念	104
冰 心 / 我的老伴吴文藻	108
梅 志 / 胡风与我这一对“虎”	125
文洁若 / 忆萧乾	128

夫妻之间

结婚前，周有光在信中有些忧虑地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
我回了一封十张纸头的信，只有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新凤霞 / “向你一生负责”	135
王映霞 / 初见郁达夫	150
胡絜青 / 结婚	154
张允和 / 我和周有光结婚前后	157
廖静文 / 我与徐悲鸿（节选）	162
文洁若 / 我和萧乾的文学姻缘	179
方 萩 / 我的先生王蒙（节选）	184
尤 今 / 海底针	193
陈丹燕 / 初为人妻	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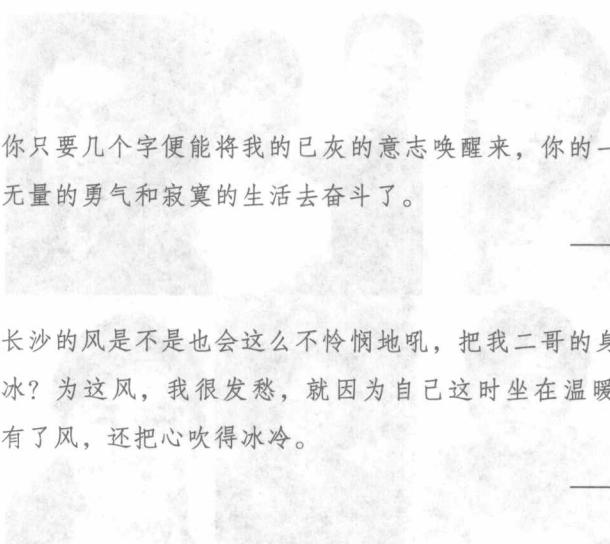
婚姻生活

不要预先计划，偶然和沉默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苏 青 / 论夫妻吵架	203
冰 心 / 我的择偶条件	209
毕淑敏 / 婚姻鞋	212
张辛欣 / 站在门外的人	215
王安忆 / 关于家务	219
蒋子丹 / 婆媳之间	223
陈丹燕 / 出嫁是一次赌博	225
素 素 / 结婚十年	229
魏 微 / 所谓爱情	236
周洁茹 / 天使有了欲望	240
苏瓷瓷 / 独身私语	245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



你只要几个字便能将我的已灰的意志唤醒来，你的一句话便给我无量的勇气和寂寞的生活去奋斗了。

——丁 玲

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片冰？为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

——张兆和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这应该是向上帝提出的，而不是向心灵提出的。

——徐 晓

她一时间竟没有答出一句。她呆了半晌，我才问她：“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她才说：“我不能回答你。”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我不懂。”我问：“不懂什么？”她说：“我不能回答你。”我问：“为什么？”她说：“我不能回答你。”我问：“为什么？”她说：“我不能回答你。”我问：“为什么？”她说：“我不能回答你。”

不算情书

丁玲

我这两天都心不离开你，都想着你。我以为你今天会来，又以为会接到你的信，但是到现在 5 点半钟了，这证明了我的失望。

我近来的确是换了一个人，这个我应该告诉你。我还是喜欢什么都告诉你，把你当一个我最靠得住的朋友，你自然高兴我这样，我知道你“永远”不会离弃我的，因为我们是太好，我们的相互的理解和默契，是超过我们的说话，超过了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地步，其实我不告诉你，你也知道，你已经感觉到，你当然高兴我能变，能够变得好一点，不过也许你觉得我是在对你冷淡了，你或者会有点不是你愿意承认的些微的难过。就是这个使得你不敢在我面前任意说话，使你常常想从我这里逃掉。你是希望能同我痛痛快快谈一次天的，我也希望我们把什么都说出，你当然是更愿意听我的意见的，所以我无妨在这里多说一点我自己，和你。但是我希望得听你详细的回答。

好些人都说我，我知道有许多人背地里把我作谈话的资



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之，湖南省临澧人。现当代女作家。20世纪20年代末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引起了文坛的热烈反响。1948年完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

料的时候是这样批评，他们不会有好的批评的，他们一定总以为丁玲是一个浪漫（这完全是骂人的意思）的人，以为是好用感情（与热情不同）的人，是一个把男女关系有做有趣相随便（是撒谎污意思）的人；然而我们自己知道，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注意：并不是那么机械的可怕的说法）欲念，我曾把许多的生活幻想放在这里过，我也把极小的极平凡的俗念放在这里过，我痛苦了好几年，我总是压制我。我用梦幻做过安慰，梦幻也使我的血沸腾，使我只想跳，只想捶打什么，我不扯谎，我应该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可怜我在过去几年中，我是多么只想告诉你而不能），这个男人是你，是叫着“××”的男人。也许你不会十分相信我这些话，觉得说过了火，不过我可以向你再加解释；易加说我的那句话有一部分理由，别人爱我，我不会怎样的，蓬子说我冷酷，也是对的。我真的从不尊视别人的感情，所以我们过去的有许多事我们不必说它，我们只说我和也频的关系。我不否认，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作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地就玩在一起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外有一个天地。我们想不到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过了一阵。到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地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当然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却更相爱了，一直到后来看到你，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一直到后来，使我同你断绝，宁肯让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秘密藏在心头，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和也频逐渐对于我的热爱——可怕的男性的热爱，总之，后来不必多说它，虽说我自己也是一天一天对他好起来，总之，我和他相爱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然而对于你，真真是追求，真有过宁肯失去一切而只要听到你一句话，就是说“我爱你”！你不难想着我的过去，我曾有过的疯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个时间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机会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我想过，我想过（我到现在才不愿骗自己说出老实话）同你到上海去，我想过同你到日本去。我做过那样的幻想。假使不

是也频我一定走了。假使你是另外的一副性格，像也频那样的人，你能够更鼓励我一点，说不定我也许走了。你为什么在那时不更爱我一点，为什么不想获得我？你走了，我们在上海又遇着，我知道我的幻想只能成为一种幻想，我感到我不能离开也频，我感到你没有勇气，不过我对你一点也没有变，一直到你离开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种态度，一种愿意属于你的态度，一种把你看作最愿信托的人看，我对你几多坦白，几多顺从，我从来没有对人那样过，你又走了，我没有因为隔离便冷淡下我对你的情感，我觉得每天在一早醒来，那些伴着鸟声来到我心中的你的影子，是使我几多觉得幸福的事，每每当我不得不因为也频而将你的来信烧去时，我心中填满的也还是满足，我只要想着这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我爱着他，而他也爱着我，虽说不见面，我也觉得是快乐，是有生活的勇气，是有生下去的必要的。而且我也痛苦过，这里面不缺少矛盾，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我尤其当有着月亮的夜晚，我在那些大树的林中走着，我睡在石栏上从叶子中去望着星星，我的心跑到很远很远，一种完全空的境界，那里只有你的幻影，“唉，怎么得再来个会晤呢，我要见他，只要一分钟就够了。”这种念头常常抓住我，唉，某某！为什么你不来一趟，你是爱我的，你不必赖，你没有从我这里跑开过一次，然而你，你没有勇气的热情，你没来，没有在我要你的时候来，你来迟了一点，你来在我不愿意意见你了的时候。所以只给了你一个不愉快的陈迹。从这时起，我们形式上一天一天的远了。你难过，你又愿意忘记我，你同另外的女人好了。我呢，我仍旧不变，我对你取着绝对的相信，我还是想你，忍着一切，多少次只想再给你一封信，多少次只想我们再相见，可是忍耐过去了。我总以为你还是爱我的，我永远是爱着你，依靠着你，我想着你爱我，不断的，你一定关心我得厉害，我就更高兴，更想向上，更感觉得不孤单，更感觉得充实而愿意好好做人下去，这些话我同你说过，同昭说过，同乃超也说过，你不十分注意，他们也不理解，可是我是真的这样生活了几年，只有蓬子知道我不扯谎，我过去同他说到这上面，讲到我的几年的隐忍在心头的痛苦，讲到你给我的永生的不可磨灭的难堪。后来我们又遇着了，自然，我们终会碰在一块儿，我们的确永远都要在一块儿的，你没有理我，每次我们的遇

见，你都在我的心上投下了一块巨石，使我有几天不安，而且不仅是遇见，每次当也频出去，预知了他又要见着你时，我仿佛也就不安的又站在你的面前了。我不愿扰乱你，我也不愿扰乱也频，我不愿因为我是女人，我来用爱情扰乱别人的工作，我还是愿意我一人吃苦，所以在这一期间是没有人可以看到我的心境的。一直到最近的前一些日子，在北四川路看到你，看到你昂然的从我身后大踏步地跑到我前面去，你不理我，你把我当一个不相识者，你把我当一个不足道者的那样子，使我的心为你的后影剧烈的跳着，又为你的态度伤心着，我恨你，我常常气愤地想：“哼，你以为我还在爱你吗？”但是我永远不介意你所给我的不尊敬，我最会原谅你，我只想在马路上再一次看见你，看你怎么样，而且我常在你住的那一带跑起来。你总是那么不睬我的，实际上，假如我不愿离开你们，我又得常常和你见面，这事非常使我不如意。我只好好好地向你做一次解释，希望你把我当一个男人，不要以为我还会和你麻烦（就是说爱你），我们现在纯粹是同志，过去的一切不讲它，我们像一般的同志们那样亲热和自然，不要不理我，使我们不方便。我当然解释得很好，实际上是须要这样解释，而且我也已经习惯了忍耐的，所以结果是很好。然而我始终是爱着你，每次和你谈后，我就更快乐，更有着要生的需要，只想怎么好好做人。每次到恨自己的时候，到觉得一切都无希望的时候，只要你一来，我又觉得那些想象太好笑了，我要做人，到现在我有这样的稳定，我的无聊的那些空想头，几至完全没有了，实在是因为有你给我的勇气，××！只有你，只有你的对我的希望，和对于我的个人的计划，一种向正确路上去的计划，是在我有最大的帮助的。这都是些不可否认的历史。我说我的最近吧。

我已经是比较有理性有克制的人，然而我对你还是有欲望，我还是做梦，梦想到我们的生活怎么能联系在一起。想着我们在一张桌上写文章，在一张椅上读书，在一块做事，我们可以随便谈什么，比同其他的人更不拘束些，更真实些，我们因为我们的相爱而更有精神起来，更努力起来，我们对人生更不放松了。我连最小的地方也想到了，想到你的头发一定可以洗干净（因为有好几次都看到你的头脏），想到你的脾气一定可以好起来，而你对同志间的感情也更可以好起来，我觉得你有些地方是难于使人了解的态度，当然我能了解你那些。而我呢，我一定勤快，因为你喜欢我那样，我一定要有理性，因为你喜

欢我那样，我一定要做一个最好的人，一点小事都不放松，都向着你最喜欢我的那样做去，当然我不是说我是要因为一个男人才肯好好地活，然而事实一定是那样，因为有了你，我能更好好的做人，我确是可以更好点是无疑的。而且这绝不是坏的事，不过，这好像还是些梦想，我觉得不知为什么我们总不能联系起来，总不能像一般人平凡的生活下去，这平凡就是你所说的健全。所以我总是常常要对你说，希望你能更爱一点就好。所以我常常有点难过，我不知应该怎样来对你说出我新有的梦幻。这是，我最近的过去是这样的，一直到写信以前都这样。

而我现在呢，我稍稍有点变更，因为我看见你那么无主意，我愿意……——我不想苦恼人，我愿意我们都平平静静的生活，都做事，不再做清谈了。……

这封信本来预备写得很长的，可是今天在见你之后，心绪又乱了起来，我不能续下去了。有许多话觉得不愿说下去了，觉得这信也不必给你，我真是一个不中用的人，希望你能干，你强，这样我可以惭愧，可以痛苦，可以一切都不管，可以只知好好做人了。勉励我，像我所期望于你的那样，帮助我，因为我的心总是向上的。这时心乱得很。好，祝你好，你永远的朋友！

八月十一日（一九三一年）

压了两天，终于想还是寄给你的好。这没有说完的一半话，就是说，我改变了，你既是喜欢的，你就不要以为我对你们冷淡而心里难过，又对我疏远起来，那是要几多使我灰心的！帮助我，使我好好地做人。希望你今天会来。

十三日上午

一夜来，人总不能睡好；时时从梦中醒来，醒来也还是像在梦中，充满了甜蜜，不知有多少东西在心中汹涌，只想能够告诉人一些什么，只想能够大声地笑，只想做一点什么天真、愚蠢的动作，然而又都不愿意，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满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还有你的爱，我们的爱情，这只有我们两人能够深深体会得好的，没有俗气的爱情！我望着墙，白的，我望着天空，蓝的，我望着冥冥中，浮动着尘埃，然而这些东西都因为你，因为我们的爱而变得多么亲切于我了呵！今天是一个好天气，比昨天还好，像三月里的天气一样。我想到，我只想能够再挨在你身边，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谈话，像我们曾有过的一样，或者比那个更好，然而，不能够，

你为事绊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住在这椅子上，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因为我想我能好好写文章，你会更快乐些，可是文章写不下去，心远远飞走了，飞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紧紧抱在一起，身子也为幸福浮着……

本来我有许多话要讲给你听，要告诉你许多关于我们的话，可是，我又不愿写下去，等着那一天到来，到我可以又长长地躺在你身边，你抱着我的时候，我们再尽情地说我们的，深埋在心中，永世也无从消灭的我们的爱情吧。……

我要告诉你的而且我要你爱我的！

你的“德娃利斯”

一月五日（一九三二年）

致胡也频（1930年）

先说这时候，是十一点半，夜里。

大的雷电已响了四十分钟，是你走后的第二次了。雨的声音也庞杂，然而却只更显出了夜的死寂。一切的声音都消去了，唯有那无止的狂吼的雷雨和着怕人的闪电在人间来示威。我是不能睡去的，但也并不怎样便因这而更感到寂寞和难过，这是因为在吃晚饭前曾接到一封甜蜜的信，是从青岛寄来的。大约你总可猜到这是谁才有这荣幸吧。不能睡！一半为的雷电太大了，即使睡下去，也不会睡着，或更会无聊起来，一半也是为的人有点兴奋，愿意来同我爱说点话。在这样的静寂的雨夜里，和着紧张的雷雨的合奏，来细细的像我爱就在眼前一样的说一点话，不是更有趣味吗？（这趣味当然还是我爱所说的：“趣味的孤独”。）

 作者简介见
3页

电灯也灭了，纵使再能燃，我也不可能开，于是我又想了一个老法子，用猪油和水点了一盏小灯，这使我想起五年前在通丰公寓的一夜来。灯光微小得很。仅仅只能照在纸上，又时时为水爆炸起来，你可以从这纸上看出许多小油点。我是很艰难的写着这封信，自然也是有趣味的。

再说我的心情吧，我是多么感谢我的爱。你从一种极颓废，消极，百无聊赖的生活中救了我。你只要几个字便能将我的已灰的意志唤醒来，你的一句话便给我无量的勇气和寂寞的生活去奋斗了。爱！我要努力，我有力量努力，不是为

了钱，不是为了名，即使为补偿我们分离的苦绪也不是，是为了使我爱的希望不要失去，是为的我爱的欢乐呵！过去的，糟蹋了，我的成绩太惭愧，然而从明天起我必须遵照我爱的意思去生活。而且我是希望爱要天天来信勉励我，因为我是靠着这而生存的。

你刚走后，我是还可镇静，也许是一种兴奋吧，不知为什么，从前天下午起，就是从看影戏起便一切全变了。××邀我去吃饭，我死也不肯，××房里也不去，一人蹲在家里只想哭。昨天一清早，楼下听差敲房门（因为××也没有用娘姨）说有快信，我糊里糊涂的爬起来，满以为是你来的信，高兴的了不得，谁知预备去看时，才知道是×××来的，虽说他为我寄了十一元钱来，我是一点也不快乐的，而且反更添了许多懊恼了。下午一人在家（××两人看电影去了），天气又冷，烧了一些报纸和《红黑》《华严》，人是无聊得很，几次想给你写信，但是不敢写，因为我不敢告诉你我的快死的情形，几次这样想，不进福民也算了，不写文章也算了，借点钱跑到济南去吧。总之我还是不写，我想过了几天再写给你，说是忙得很便算了。一直到晚上才坐在桌边，想写一首诗，用心想了好久，总不会，只写了四句散文，自己觉得不太好，且觉得无希望，所以又只好搁笔了。现在抄在下面你看看，以为如何（自然不会好）：

没有一个譬喻，
没有一句恰当的成语；
即使是伟大的诗人呵，
也体会不到一个在思念着爱人的心情。

唉！频！你真不晓得一个人在自己烧好饭又去吃饭时的心情，我是屡次都为了这而忍不住大哭起来的。

楼下听差我给了他一块钱，因为我常常要他开门和送信。因此自己觉得更可怜了，便也曾哭过的。

今天一起身看见天气好，老早爬起来，想振作，吃了一碗现饭，便拿了《壁下译丛》到公园去了。谁知太阳靠不住，时隐时现，而风却很大，我望着

那矗然大块压着的灰色的重云，我想假使我能在天上，也不会快乐的了。我不久便又踽踽的走回来了。下午××两人又去看电影，邀我去，我不愿，我是宁可一人在家思念我的爱而不愿陪人去玩，说得老实点，说是想依着别人去混过无聊的时日，在丁玲是不干的。可是天气还是冷，你知道，一冷我是没办法，所以在黄昏我便买了半块钱的炭回来了。现在还是很暖和的一边烤着火，一边为你写信，若是没有一点火，我是不坐下来的。

现在呢，人很快乐。有你一切都好，有你爱我，我真幸福，我会写文章的。而且我决定安心等到暑假再和你相聚，照我们的计划做去，而且也决心，也宣誓以后再不离开了。

雷电已过去，只下着大雨，夜是更深了。灯也亮了，人也倦了，明天再谈吧，祝我的爱好好的睡！

我真的是多么甜蜜而又微笑的吻了你的来信好几十下呢！